

前几日会议结束后，友人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，原意是感叹会场简朴，厉行节约。他坐在我后排，其中有一张无意间把我整个背影拍进了画面中央，占了“C位”，倒像是我成了这帧画面的主角。我不禁莞尔。

我在下面评论道：“虎背熊腰啊！”又加了个捂脸尬笑的表情包。片刻后，他回：“哈哈，苗条的。”也附了一个大笑的表情。隔着屏幕，我仿佛听见他的爽朗笑声，睿智中带着几分俏皮。

笑过后，我倒认真端详了这张照片。我穿的是件家常真丝衣裳，淡紫底子上洇着几朵水墨白牡丹，右肩一朵含羞待放，往下斜逸出两三朵正盛放的，花瓣舒展得不慌不忙，错落有致，其余尽是留白，大片的紫，竟生出几分“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”的意境。中国画讲求“留白”，我想，设计这件衣裳的人，一定读过画论，美不在繁，而在分寸。

我下载了照片，命名为“背影”，顺手转发到朋友圈。没多久，点赞和评论就来了。“好看”“瘦了”“气质好”之类，都是常见的客套话。有一位朋友说得最有趣：“好贤淑的背影啊！”我读罢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贤淑？这词儿如今用得少了，倒像是从旧书里翻出来的，带着樟脑味的温存。背影哪里看得出贤淑？不过是恰好穿了件素净衣裳，安静地坐在一隅罢了。

如今人人手持智能手机，我们既是拍摄者，也成了他人镜头里的风景。方便是真方便，可翻遍我手机相册，竟少见自己的背影。人总爱看脸，爱看笑容，爱看那点刻意摆出的姿态，背影呢？背影是别人眼中的你，是你自己看不见的自己，最真实也最疏离的模样。

十年前，朋友送我家一只田园犬，取名“小奥同学”。女儿那时还小，扎着

马尾辫，极喜欢它。有一回，她坐在凳子上看电视，小奥前爪离地，直立着趴在她肩上，湿漉漉的眼睛瞪得滚圆，仰头看她，像是要讨抱。女儿转头回应，马尾辫稍轻拂着犬毛，一人一狗，眼对眼，鼻尖几乎相触，呼吸可闻。我正巧在她们身后玩手机，随手一拍，她们的背影竟也成了记忆中的经典影像。

后来小奥渐渐长大，成了家里的开心果，也留下不少动人瞬间。有一次，我们带它去看望父亲，彼时父亲尚能勉强起身，大姐常扶着他坐在床沿，望望窗外，感受外面的阳光与微风。那天恰是小奥六岁生日，一家人围着唱它听不懂的生日歌。镜头前，众人笑得灿烂；而小奥却背对相机，一脸懵懂地望着家人，嘴角咧开傻笑。父亲的苍老瘦削，小奥的好奇快乐，两个沉默的背影，在那一刻被定格为永恒。

而今，父亲的背影已远行，小奥同学也褪去了昔日的活泼，步履渐缓。我的镜头，悄然转向了日渐成长的小孙女。当然，她的背影照也是寥寥。倒是上回在真新公园，她站在池边观鱼，一身绿色小裙，头戴红色遮阳帽，亭亭而立，宛如池畔一朵初绽的莲。我轻唤她的名字，她闻声回首，阳光洒在发梢，笑意从眼底漾开，如晨光拨开薄雾。那一瞬，我按下快门，心底蓦然浮起一句：“回眸一笑百媚生。”

我们常说“留影”，其实是“留忆”。照片不过是媒介，真正可贵的，是那一刻的情感与温度。笑容常常是预备注好的，角度都可能经过设计，而背影之所以动人，或许正因为它不刻意，不表演，只是静静地在那里，是一个无意间泄露的真相——你看着前方，浑不知身后，已有人悄悄记下了你没有防备的姿势，封存了一段更真实、更值得铭记的时光。

■姚 鸣

## 文脉深处见风华

金秋裹着芳香，掠过嘉定的街巷。我饶有兴趣地踏上了一场与艺术、园林、历史对话的旅程。从陆俨少艺术院的笔墨丹青，到秋霞圃公园的亭台水榭，再到嘉定博物馆科举展的尘封故事，每一步都踏在时光的褶皱里，让文化的温度在心底缓缓升腾。

走进陆俨少艺术院的门，喧嚣便被隔绝在外。展厅里的光线柔和，一幅幅山水画作静静悬挂，像是在等待懂它的人驻足。那是陆俨少先生的笔墨世界——峰峦在宣纸上蜿蜒，云雾似有若无地缠绕山间，江水从画端流淌而出，连波纹都带着灵动的韵律。

我凑近细看，有的画作只用寥寥几笔勾勒远山，留白处却似藏着千言万语；有的则浓墨重彩，皴擦点染间，尽显山河的苍劲雄浑。最令人动容的是先生晚年作品，笔力虽不及盛年遒劲，却多了份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，每一笔都像是在与自然对话，与时光谈心。浏

览先生的生平轶事，到画作背后的创作心境，我仿佛看见一位老者，在案前铺纸研墨，将对山川湖海的热爱，悉数倾注于笔尖。

走出展厅时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地面，光影交错间，竟觉得那些画作里的山水活了过来。原来真正的艺术从不是冰冷的陈列，而是艺术家将灵魂注入笔墨，留给后人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。

从艺术院出来，步行片刻便到了秋霞圃公园。作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，秋霞圃的秋意早已浓得化不开。入园第一眼，红得似火的枫叶正缀满枝头，清甜的桂香又裹着风撞进怀里，视觉和嗅觉一搭一唱，连心神都跟着被这秋意喂得满满当当。

我沿着石板路漫步，曲径通幽处总能遇见惊喜。青灰色的亭台倚水而建，檐角翘起，似要揽住天边的流云；假山堆叠得错落有致，石缝里钻出几株绿色的藤蔓，为冷峻的山石添了几分

柔情。我轻步前行，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间，竟分不清是园在画中，还是人在园里。

最后一站，我来到嘉定博物馆，赴一场与科举制度的约会。

驻步在“破壁维新”展区，晚清变局中状元们的选拔令人叹服。张謇撕了官袍办纱厂、兴学堂，洪钧出使西洋研究西北史地，夏同龢东渡学法政……他们从科举符号蜕变为时代破冰者，墨痕里浸着破茧的脆响。这不是背叛传统，而是以千年沉淀之智慧，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。旧功名会泛黄，新锐气却始终透亮。

步入“官居一品”展区，泛黄的考卷、陈旧的笔墨旁，文字诉说着状元们从金榜题名到朱紫官袍的人生轨迹。于敏中显赫却争议缠身，张之万稳慎淡泊历四朝，潘世恩家族科第鼎盛门生满朝，陆润庠于末世守孤忠……他们的墨迹不仅是笔尖风流，更是官场浮沉的

刻痕，荣光会褪色，抱负或成空，唯砚底墨痕渗进青史，无声诉说那个时代的野心、挣扎与宿命。

目光流转，“又见吾乡画状元”的展板让我为嘉定本土文化骄傲。王敬铭作为嘉定首位状元，“亦官亦画”的身份贯穿仕途。他的成功不仅因诗文画才受康熙赏识，更有恩师王原祁的栽培举荐，以及王氏家族科举入仕的代代积累。今日再看他清腴闲远或精密妍丽的作品，那份对美的触动，便是“吾乡画状元”最好的注解。

金秋拾贝，文脉深处见风华。从笔墨丹青到园林秋景，再到科举往事，每一处都让我对嘉定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今天我是文化的聆听者、感受者；明天，我会把这些美好的文化故事讲给更多人听，更好地传播、守护嘉定文化。我愿在分享这美好的记忆中，化作前行的力量，让嘉定的文脉，在你我他的笔下、口中，永远鲜活明亮。

■戚建伟

## 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美

日前，朋友邀约赴浙江嘉兴盐官古城一游。盐官原本是位于钱塘江北岸的一个小镇，因“天下奇观钱江潮”而闻名于世。

见过钱塘江大潮的，无不为海潮的气势所震撼，每逢农历初一、十五，那恰似万马奔腾的潮水挟着风，裹着沙，一路吼叫着扑向堤岸，瞬间掀起的滔天巨浪，那震耳欲聋的潮声，宛如大自然演奏的磅礴乐章，千百年来，不知陶醉了多少观潮人的心神。

其实，海潮扑岸的场景很小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位于浦东南汇滴水湖的临港，原是芦潮港的一片

海滩，因为老家古镇大团离这片区域不是很远，小时候我经常与同龄的表亲们结伴去海滩玩耍，淌海水，逐浪花，捉螃蟹，捡贝壳……正玩得兴起时，冷不防，一股海浪随海风涌起，扑打在毫无防备的我们身上，海水一下子呛入喉咙，那股又咸又涩的滋味，至今想起喉咙里仍觉得不舒服。

那会儿还小，还没有钱塘江大潮方面的认知，直到成年后有机会现场目睹了大潮的真容，才意识到小时候在海滩边玩耍经历的海潮，真是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

就盐官这个旅游景区而言，早先这里仅是游客的一个观潮点，经过商业化运作后，盐官以潮水为背景，以音乐为媒介，将自然之声与人文之韵完美融合，把钱塘江大潮这种由自然现象形成的景观，提升到令人心潮澎湃、沉醉于雅俗共赏的潮乐文化。由此，一个小镇蜕变为盐官古城、潮乐之城，不能不说这是创新之举，惊艳之作。

此时此刻，倘若徜徉在江边，用心静静聆听、体会，潮声不再是轰鸣、喧嚣，而是一种乐声的共鸣、自然的和谐；在这瞬间，一种难以言喻的体验油然而生。夜幕降临后，踩着浸润历史沧桑的青石板，跨过一座座古桥，穿梭于弄堂小巷，漫步在街坊廊下，观赏着灯笼与倒影的交织，把道道风情尽揽在怀里，这不正是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美吗？！

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美，不单是景观的华丽转身。近年来，一些“非遗”项目经过挖掘、包装，同样显示出作为文化传承、鉴赏、体验的独特魅力。如有着

八百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嘉定，多年来打造的竹刻文化、草编文化、汽车文化，乃至南翔的小笼文化等，在促进当地旅游市场健康发展中，无不起着锦上添花的积极作用。

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南翔小笼，以皮薄、汁鲜、肉嫩、馅丰的特点，誉满天下，驰名中外，成了打造南翔“国潮第一镇”的一张亮丽名片。每年一条长街，八方赴宴，“千桌万人小笼宴”的盛况，吸引了无数国内外的游客。而以小笼技艺传承人为故事蓝本创作上演的滑稽戏《蒸蒸日上》，更是把“非遗文化”发挥到了极致。由小笼衍生的文化产品，似乎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美。

如此，当我们把独特的自然景观、丰富的人文风情、悠久的历史沉淀以及诱人的特色美食装点得美轮美奂时，不啻于行旅途中的一次浪漫邂逅，自然与文化交融之美的真切体验。

愿自然与文化交融之美遍布华夏大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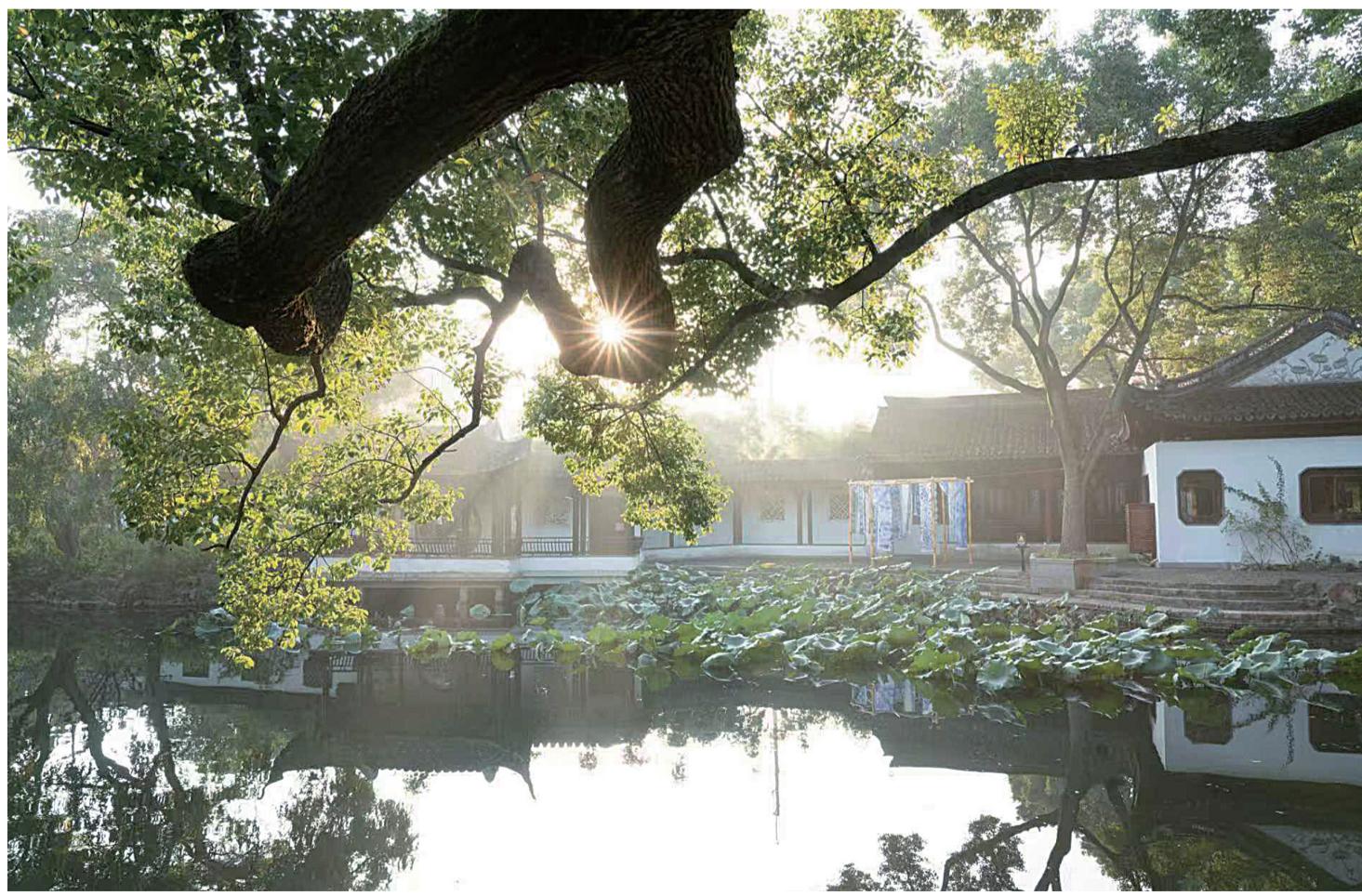
■石泽丰

## 村口的老槐树

枝丫将过往举过头顶  
村庄在我眼皮底下  
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沧桑

撑起过全村人平凡日子的槐树  
曾一次次把我举高高，当初  
我站在它肩上  
沿着飞鸟的去向  
眺望 好奇村外的世界

如今，我以一只归巢的老鸟  
飞回 老槐树庇护过的那个鸟窝  
却已不知去向



暖 阳 阿 琦 摄